



農丈人文集卷之七目錄

序十首

賀封都水大夫陸太公七十壽序

賀趙母封太夫人魯氏七十序代作

游壽篇贈翁太媪薛氏九旬暨媪勅封

孺人王氏六旬

贈少傅松谷陳公七十壽序代作

吳一塘處士偕其配金孺人七十壽序

封左都御史梁太公八十壽序代作

楊泰媪王氏九旬壽序

賀趙母七十序

贈吳原禮先生七旬壽序

再贈吳原禮壽序

農丈人文集目錄卷之七

農丈人文集卷之七

古鄆余寅信果著

序十首

賀封都水大夫陸太公七十壽序

歲辛巳吾師陸先生由都水大夫副晉臬奉

壘書稱督學使者是時法操內外吏頗急一切

不得為道里借先生感然曰我寧棄官耳安有

去離膝下七年而不得一侍朝夕膳胡名為人

也於是寅等諸門下士請於先生曰何以亦送

太公至而娛之先生曰若爾者其懸在吾封大  
夫矣有如萬分一不吾許者我其維谷之人邪  
且封大夫明年七月老矣諸君請為我視日景  
於是先生不避焦暑無程走吳既謁封大夫迺  
走晉則報寅諸君幾誤我果然不許我者逆也  
若其為我圖明年觴事矣蓋先生錄寅等於南  
宮凡十有八人寅亦長寅襍職不習通負律自  
喜每上輒報羅微先生幾灰槁巖間既寅受曹  
事又得朝夕馮習以無慙於作使故氤密又莫

若寅於是寅時時問太公狀先生曰封大夫故  
無滯情往先太安人在者一不煩封大夫今不  
能即不能也封大夫固不幅裂妄畛域侵營身  
自歲計而外營蒙自當我兒曹而外無敢闖意  
焉平生所意注厚問之拳拳眎長者彌僂有禮  
即不見荅無慙眎卑者少者犁然循故坦而相  
語即弗率懶筐不為止所謂取於軀安無取他  
端取於室周無取過掎取於濟同無取太厖封  
大夫有焉前歲者奉恩綸再晉之夫是僅僅

何當封大夫吾子其念之寅謝不敏以讓諸門  
下士不獲則以為居世而多炎心其於人也邇  
而於天也遠故羸於機則必乏於機乏於機則  
必羸於機此壽說也吾不及面太公究觀其意  
所繇顧頃者語固是寡母之夫也吾又聞先生  
嘗秋試不得而隣子得隣方張甚不勝咫尺太  
公夷然若不聞也者而曰吾子之口固在是烏  
庸此又頃者語徵也夫黑衣之請雖有為然然  
而人情大抵固爾是故愛婿可從官何惜鼓吻

愛子可乞官何惜轉盼且也無論號人即太原  
王儒仲非世所指名高節士乎子之秉耒何遽  
可若友人之子之車騎雍容以輝也而遂用沮  
忙故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  
息蓋世無絕人人無絕跡其勝固在安恬耳是  
故神室止明百闕朗清游於德園延我白首所  
謂善即次者邪其或張脉債興外理中軋厚燁  
之薪滑其天淳無乃其左次者邪即次即年左  
次左年公茲老庸知非是他日者益強益進又

庸知非是公大者吾不能知又無能效哆口皇  
飾厥辭謹就先生所以命寅者推說之要諸門  
下士藉之不腆之幣以報先生敬上太公壽太  
公其無謂寅果然如駁馬辱吾子之謬錄女也  
胡無以華長者若是寅幸甚諸門下士幸甚

賀趙母封太夫人魯氏七十序

代作

御史大夫趙公母魯太君者秣陵人也來繼諸  
夫人事吾姚之海濱先生當太君來繼諸夫人  
時先生已為南部郎未幾南部郎左遷已又稍

敘至潘臬之末僚大抵不出百粵是時分宜柄  
國專恣多不法公方為御史上疏言狀 詔逮  
自滇杖之先生曰可以歸矣遂謝其事歸其時  
太君無弗偕者蓋太君事先生垂三十年今年  
丙戌太君年七十御史大夫迫於計事不獲身  
執觴而屬某一言庶幾將萬里之思前是嘗聞  
太君且來御史大夫曰吾魯嘗命我矣吾後人  
而事人又先人而稱未亡人吾何日之愉吾聞  
古有膺仕膺仕必大夫父子當之今大夫父子

何如也往吾從大夫父而粵也是從濤也從巖也抑從瘴也至今夢猶遽然今人謂大夫尊顯在天上吾不敢謂信有如大夫不改其強直之繇一旦觸冒不測如往日滇中事者是吾從大夫又從隕越也吾辰而課吾子婦酉而以嬉吾子婦辰而課其子婦酉而視我以嬉吾居姚差樂頗不減天上大夫其安大夫不安其割俸以羞我於是御史大夫月割俸往夫載記以後母聞者何限迺獨公孫翟兩丞相及胡太傅竄著

顧又不著其母氏云何者詩言九十其儀乃斯干卒章又貴曰無夫不足先生所者即見太君不足御史大夫所者亦即見太君有如先生執心貞愷祥於人牧憲於友邦婦復與之並烈有如御史大夫陳白大義不恤其身之糜折以安宗社而母復與之並烈意者非勢所冀乎仲尼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黻黻若太君者所謂難為星者也御史大夫曰儀則有之不肖兄弟四人女兄弟三人兩弟兩女弟皆我魯之自出後

前之際殆有未易言者而我魯處之曲盡夫曲之難言也陰摯如炎期於必燔剛墜如沉期於益深其然者庶以見太君是在公之先趙姬以盾為才而使其三子下之以盾之母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今太君賢御史大夫則令其兩子兩女子下之使諸夫人而在不知太君繫何欲舉問御史大夫輒私念止止固圖歡也姑無及其創令之肝肝動中且頌諸夫人固有日遂次其語止此以復御史大夫太君悅辰在二月九

日而余語在元日之又明日

游壽篇贈翁泰媪薛氏九句暨媪 勅封

孺人王氏六句

古之頌禔饗者蓋莫尚乎壽矣夫天之照臨下土審美豈獨丕錫之自其祖初宗公顯考爰啟裔宇顯被於明明哉固亦有媪承之蓋曰若家者軋曆盛軋曆盛吾斯以縱軋之所乘之若家坤曆盛坤曆盛吾斯以縱坤之所乘之當其縱軋遂以擅軋當其縱坤遂以擅坤夫坤何可擅



也易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夫有其作之何  
惡成之有其始之何惡終之道之所許善祥畢  
萃焉然而游為希矣鄙也幸蓋於翁之姑嬭睹  
之夫媪從其夫子與其子見者也是故處全論  
全處半論半輝則與輝永則與永此全論也不  
以其夫子子輝而以其輝不以其夫子子永而  
以其永此半論也貯茲嘉祉以待其人逡巡環  
顧忍勿能予即獨身不得輕覲也况延之世乎  
鮑太夫人三世司隸貴顯矣猶不忘挽鹿車時

燠不以老情輟太媪喜若崔鄭兩姑氏稱揚不  
啻自其中惻曰乃今知盧新婦心願諸孫婦盡  
孝如我崔新婦旦旦乳我也此感上帝迎貺鑠  
徽涌發於閭允稱大備故曰游故曰大莫大成  
教德長莫長被無極不佞三復斯章頗於令君  
私志較融堯令君拜手曰豈唯光菲薄寔惠我  
兩尊人甚寵已

贈少傅松谷陳公七十壽序代作

今上之元年余奉命撫蜀則少傅陳公謝政

歸已四年是時陳公壽甫踰六十時時諗起居  
狀矯健猶昔余嘗喟歎以為舜七友如雒陶石  
戶之農東不些諸公文王四友如散宜生南宮  
适諸公脫貴少能少陳公貴老能無老陳公  
主上雖神聖固宜藉師保抑畏助成叡德胡不  
備陳公而七又胡不備陳公而四即公志堅不  
欲涉事者謂歲月何蓋前是公疏乞歸

莊皇帝以講幄舊臣勉留公固即臣所以竊惜  
公意而章之

對其孫昱誦之吾不識少君與薛太媪年誰上  
下又不識是時其嬪又何若虞之定夫人董之  
北平郡君章之宣文君胥以彊明聰博忠斷導  
訓其子旋拜封勅不識其年與王媪何若又不  
識是時得起居堂上姑如王媪朝夕太媪否夫  
地不並天常作鎮月不並日常及盈造物之號  
豐隆固以不輒其聲有如太媪襄介石先生學  
於成又督成贈君學媪佐揚弘劭祇贊益力遂  
成吾邑令君與其季孝廉籍奏太常於都我恭

勤之績爛在門閭美令君五昆弟蓋首賜者傑  
詰謀淋降福於我東人頌聲騰作三事之器曹  
乎斯在於是奏宸得贈封如制而適太媪媪  
壽辰喜謂僕余不圖徼此榮也吾有辭於先子  
及媪矣顧無以藉手慰我太媪願謬于一言之  
辱夫三成乃薦薦乃龐龐乃蕃臚物誠禁太甚  
况濯濯令禧用以敦篤上善咸集一宮覲齒在  
辰白髮在侍濟濟孫子遶其膝間靈降殷沓黃  
氣晻溢簪裾如有護飲食衍晏媪供服脩侯寒

莊皇帝不欲奪公志公遂老迺公齒未老也歸  
十餘年為今年庚辰而公壽七十始稱老大臣  
之道其以身屬天下若扃鍵莫不制命其謝天  
下去若脫牧躡無却顧乘權而行時往時來若  
穀弩中可竒得以不為為以不言言若銷鑄縱  
送不輒鳴是故不有雄奮則日月何施雨雲誰  
主雖有上天安稱復旦不有嘉遯則深谷洞地  
孰縶之涯洪河稽空孰植之障世莫云返塵是  
實滿是以君子警亢極戒真升厥有旨也顧公

非好遜者公事

莊皇帝潛邸久所陳說古經義及皇王大要必  
鬯通剴切冀於發悟靈心既登阼䟽上十事已  
又䟽上四事已又䟽上六事大都追廟主德  
延接耆彥飭吏治區民隱器用臻昌博熙平之  
效雖伯益襄謨仲虺矢誥奚讓焉當是時

莊皇帝更新化理委政二三元老恭默日邃不  
輕號令而海內寧壹黠虜納款甌駱諸越無作  
不靖是時公子編脩君又稱鴻碩大當之選於

是公委然自惟曰可以老矣夫朝有純德之臣  
鄉有不二之老而後成盛世攷之尚書古者大  
臣有復政無謝政即黃髮鯢齒猶輝光廟朝獨  
黃帝師封鉅顛頊師綠圖堯師尹壽師之則不  
必臣之師之則始或臣之終不臣之意者如公  
乎此所以見帝者之大也公懿心恬志篤中而  
朴外上次下漠無不殫極是故時為為之矣時  
言言之矣分畢矣于是鑿盈虛之序明止足之  
節引身而退抑固其所故曰事有所竟物有所



原件短缺

靜惟賢者寶明本初懋完重正公居家寔鍵其  
門固緣於外事有以自樂充如也蓋上之羽儀  
霄漢使百屬有程下之激汰頽靡世風益起即  
乘氏論朝也純鄉也不二非公其疇有斯于  
是編脩君疏聞上幾得觴公膝下

主上念公宿德賜精鏐法醞以傳傳編脩君  
歸觴公又特詔撫臣存問公三者皆殊典

主上不為斬如公固不宜斬也往余撫蜀之年  
奉行天伐蕩平山都諸蠻公為立石頌其事

也後世明水不足繼以五齊轉涉不備不必不  
為醜甚者耐而謫奪人語曰人惟求舊器惟求  
新乃君子猶黎博帶漢巨袂削去雕鏤文繡壹  
是其貴之也夫論德不當如是邪處士冲粹夷  
靜冥然於脂膩之場扶信挾枉不踰衡尺跡其  
所操履若函意自享無關一世者嘗自稱既已  
誦法聖者寧多其口之吉也要在躬之爾矣故  
其大者無忤其親無睽其二弟二弟析居久猶  
白首昵耳當處士為諸生輒不問家計見謂處

士之為諸生也專已處士棄去諸生作里人游  
又輒不問家計又見謂處士之作里人游也專  
故曰陽綱而無頗陰因而有儀引躬并邁維家  
之基則金孺人寔負重而詔日夜一切侍尊章  
與宜娣姒減獲無過苦具入其率提訓二子伯  
仲彬彬循紀而趨今仲且騰起余不及覩見處  
士覩見仲皙白多仁氣而中寔了了可與語善  
道意所雅化應若此昔人謂隱厚厥生必於窮  
鄉窮鄉多不見靡曼其地足完其天又不必盡

讀書書言禮坊禁人言機事又借人處士雖鄉  
之人哉然鱗比而居若闐闐而又雜然與青衿  
處比其謝去蝕精頗久矣則胡以厚全若是管  
夷吾蓋云始其少也眴眴乎其孺子也至其壯  
巖巖乎何其士也及其成也由由乎茲憐君子  
哉君子哉夫天地渾渾唯所受之舒者受之其  
較遲迫者受之其較促兼者受之其較綽殫者  
受之其較防是何疑於君子與君子配之壽也  
書此答會之令之將事處士家多善文若伯子

諸生敬之蓋其一後起無慮十許曹又多善詠  
歌儻以余言未盡敢不避席雖然以余大較所  
陳或無能出前指矣

封左都御史梁太公八十壽序代作

蓋余曩嘗聞今大司馬尊人梁太公亢爽不羈  
不憑其廼躬奮而甘隱耀閭里稱布衣豪者竊  
異之已徼簡命得從大司馬日受事又聞太  
公明年八旬猶尚矯健驟馬羣諸少年聯鑣而  
驅莫辨為老人更益竊異之而屬少司馬王公

謀所以壽太公者以屬余余謝不敏王公曰我  
與君特兩軀耳烏所不并心者而膠於我先余  
因問王公曰吾聞昨歲太公嘗登太山矣是時  
太公白髮滿顛安知非向者所見白光數尺人  
邪以頌何如王公曰固知太公之有勝具也雖  
然謂太公嘗探策邪是帝者事太公不敢聞謂  
太公撫五大夫與婆娑邪太公身有封爵永開  
其後人賞延世世弗羨也且固秦以後膺大夫  
也太公胡羨也指點三觀問太公將無然太公



曰吾矐子如秋水焉太公幾哂我兩人矣然則  
何如請繪彭祖觀井圖貽太公可乎王公曰是  
大司馬意也雖然太公不矐我兩人乎夫彭祖  
八百歲人宜其愚也若是我視錢氏子之年僅  
什之一耳而二君欲我效愚老人之為無乃已  
甚夫壽何常泰山亦壽其絲也以鎮定黃河亦  
壽其絲也以激蕩古謂涓三光三光豈緩筋弛  
肉坐而增紀筭者邪故是圖禍之乎視太公者  
也顧吾聞諸大司馬其謂太公身草野而天下

志故喜談軍國大計得即報未嘗不窮思焉今  
世路清肅邊陲晏然可謂無事大司馬累功伐  
而筦樞機往者輯寧疆域規畫方略計百世之  
安其收譽甚都意其所得於太公之指授非偶  
然也且吾聞太公嘗還人亡金其事具張某所  
為記中是太公之義甚高又嘗識少師高公今  
太宰王公於未第時是太公之鑒別又甚卓也  
夫燕趙龐龐爾有烈者受之是故其長材曠度  
懿節獨行緩急轡而不泛左右畫而不窳若是

者於吾兩人今日甚賴胡不走一介之使迓太公來闕館而事之太公必幸振吾兩人也因問余曰若憶爾祖納履事乎對曰憶之憶爾祖結襪事乎對曰憶之夫吾兩人不敢聞

主上請安車蒲輪迎申生故事而一令亢花虬凌風而到太公吾兩人力能也因效旨相國舍蓋公正堂問國事所先命履則履命繫則繫又非吾兩人莫能也夫稱壽者為壽而已如余所稱是為壽而還自壽也則胡弗以過也余大然

之曰非公言幾不及此於是次前語再拜授使者為致太公太公幸來吾兩人謹執觴從大司馬後布席拂几而聽長者辟明詔之矣惟太公許諾

楊泰媪主氏九旬壽序

泰媪王者少叅伯楊公之配也少叅伯既辭世五十餘年而楊猶新集梓材而輯之為大宮者翬煥無替焉則寔惟泰媪之以始余與楊公比隣聞公之恪乃官篤扶大禮之議不意受杖又

不意受謫兢兢職下是用洊歷大藩章有聲績  
當是時不聞秦媪所以埤贊之者何若然微媪  
公未必愉鬯平適克樹當年之闕而卒不廢其  
家私以澤於豐收公蓋陽見功而秦媪寔陰見  
德既與公之子太倉君姻從其蘿蔓而窺之至  
於其所苞茂舒炕即一婆婆娑間而五十年間事  
可更僕盡之何者秦媪之來寔劉是承居無何  
又某是之貳人情大抵可知也既已代之惟又  
誰令別幕一帷邪秦媪曰是嘗當吾處者吾不

敢不恭吾將閱覆之是不得當吾處者吾不敢  
妄自薄是故劉迄以懷我而某迄不能加我是  
以秦媪之視馮臚君壹之於太倉君無兩也夫  
少叅伯造楊者也其前逝是難為楊者也長君  
既成替已成仕獨不及立養堂以成其願是又  
難為楊者也其感迫搖怛總之是傷折壽胡以  
及是况也歲時斑斕舞僊影不滿於堂獻履與  
襪欵亦叅之頭角挺挺遶其膝前舉手撫摩或  
過其右當是時秦媪之情又可知也胡及是吾

觀少叅伯彊有執者及其施之家無不衍宴以  
喜泰媪婉淋喜事病瘴至用罕藉其大遺媪是  
時頗貴重甘之若是上帝蓋曰世有不微視其  
尊章而寧復斬其計秩者今大堯介之僊僊乎  
尚有其耳目居起無虞意者勤祐之伊是之始  
邪嗟嗟今人莫不有姑何莫效吾大家未有號  
於提扶吾又盡之泰媪穆穆委運高音乘良極  
提生其人之馴心而消其惱志無問於我家不  
可堪顧獨重遲若聽若遺勿用亟揭是故少不

伯亢朗篤鑠行之兄若弟媪性之為孝若而刑  
之為友若太倉君益諧乃聲無敢傷其和以其  
常厥身強劭厥庖鞏吉厥宗右良一或未然其  
集於媪躬又焉可量邪語既具以示泰媪之外  
孫全甲允君曰得無不備中允君曰是所願也  
太夫人又不愧大頌者太夫人八旬時我作內  
言諸姻作外言茲是之揚扈也具吾將希鞶鞠  
臆從我封大夫暨諸戚屬之後頌首上觴其輝  
借我楊及我內外氏也曷既

賀趙母七十序

今名御史曰趙君者母曰李太孺人太孺人年十八而歸封御史公歸十有二年而封御史見背背而遺其子御史腹中是時太孺人年才二十有九凡稱未亡人者四十年宜有旌令甲凡貞發已得封則不得更請旌於是趙母董董獲今封而會明年壽七旬御史既抱有小同之戚居常創特甚而又無柰簡書何往者甘肅之役凡違去膝下三年清不及溫而大梁之命旌下

王事在程安得循田過所稱而少緩須臾征也於是廷尉邵公謀先一歲及御史於家而觴太孺人雖然廷尉言良是吾聞孝子不得語而慙若不得情而鬱者凡以思也太孺人自發以往皆覆翼御史埤沃之之年自拜勲典以往則又御史所跼躋無以旦夕於太孺人之年也當御史令諸城奉太孺人以居入而謹為咨出而謹為復婆娑黃童白叟之上而安今為御史曾不得如諸城時諸城即訊必戒毋輕扶百姓其事

絕類雋京兆母夫人也聞平反為加一食內一  
蔬必問所繇來其事絕類孟司馬母夫人之却  
鮓也由太言之御史茲徃直怦怦若醒耳烏能  
須臾忘在嚴聲色之下哉故曰士行百婦行一  
百者貴備一者貴遂是故平路則庸媵委步而  
有餘危途則淋媛操襟而不足生人之厄至乎  
廢而止矣至乎廢而又至乎窶而又至乎上下  
交閔斯亦婦者之極遭也太孺人邁茲愍造撫  
以肫情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吾所許吾夫

子者一日而不償安知有他是故扶持姑嫜病  
痺至涉溺必親承誠似崔姬恆視瓦子斃子無  
異已子誠似趙姬教子觀所與游時捐簪珥給  
使遜業誠似陶媪夫母亦篤自然之性而從容  
運遇志與寧寐跡彌強忍夫指此心而為日也  
邵廷尉嘗言御史出按部母孺人必下牡關不  
得輒啓即某請以通家子願得聞見者輒謝去  
其嚴如是夫不薄町畦報之以朱提不厭藜藿  
報之以白粲御史君不及之於封御史天也不

及之於封御史猶及母孺人天也及母孺人及  
今上所在輦而為榮及所在眷而為愉快亦天  
也天之靈貺豈可欺哉御史往矣太孺人造趙  
氏厚趙氏之宗祏所以報太孺人必綿邈不可  
計量御史母悒悒自沮顧今年觴太孺人御史  
前我等為後明年是日我等前御史後矣御史  
其勤宣德意益望榮名與太孺人之朗節並曜  
宇宙即不翅千歲之觴庸論後之哉

贈吳原禮先生七旬壽序

吳蓋多隱君子云夫隱者不名一德乃其高義  
亮烈簡泊偃伉所繇或非恒所圖殊不可以貞  
迺世率貴豔之何以故唐虞盛際天清地寧禮  
樂昭爽煌煌哉熙事脩成豈獨臯夔稷禹之勲  
抑或參以巢許然後天宇加廓日月彌明焉吾  
獸怪皇甫士安輯諸逸士於是時若被衣齧缺  
子州支父纍纍幾十人何夥邪堯誠茂重器何  
至逢人便讓大抵南華寓言以堯逍遙宗指胡  
煩廣攬取為其價邪達哉夏仲御道隆則與元

凱共升汚則與屈平共沒所姑安者沮溺吾師  
乎嗟乎微斯人將恐精華既竭塞裳去之可不  
貴哉吾觀吳原禮先生所謂善自晦坦特不佞  
俗殆於世罕儔焉先生之長公文仲守余郡有  
令問時時向余言吾將去歸吾羈甬上四年而  
不能致一日養吾誠何安明年吾尊人七旬稱  
老矣倘微寵於執事者藉羊一言庶以逭彌天  
之譴吾聞先生冲慎者自郡公縮符二十許年  
不肯一之官舍而數貽書作十箴三戒以規切

郡公是公之沛澤於吾甬盡先生錫之也古之  
善頌者先河而後海微公言猶將邇德先生而  
况明賜被在千里余烏得無言吾聞先生嚴始  
諸衾裯以逮於家邦無作影其孝沒齒孺慕施  
及於孤嫠其廉推伯兄華敬自甘湫隘其信不  
欺亡友以女字其孤有延陵絳劍風於是里中  
遂以先生匹衡山文先生云吾聞先生負異姿  
善博士家言是胡不騰舉乃先生竟不拜慎陽  
封其後一嘗受馳典迄不御冠服笑指角巾曰



吾以此終夫世人多淺流失何底無論叩角疾  
歌擁崩緹而竊嘻彼夫在前上處亦聊自負耳  
乃多其如虎而願効於顯盛之朝先生貞不絕  
俗得無猶有斯念乎傳巖之事偶一有之不知  
風后力墨兆已見前先生湛沆馨香載於幽遐  
即紹響發聞以勤上帝不過三之豈多倖乎哉  
而先生又世德茂也先生祖曰官保文端公父  
曰少叅公世貴顯今又不能禁吾郡公以紫誥  
進矣袁司徒之孫閔散髮自錮土室邵甫耻門  
第過盛不應徵辟陶長沙之孫澹不婚宦大似  
激詭非先生埒其靖節乎司馬蕭威僅餘五柳  
率真自如萬物何有夫至人瑞世其道任遇大  
路固然寔惟上善先生孤引人貌而天行冠冕  
賴之綱維正閭里儀之風波平語曰得全全昌  
蓋素之道勝也年烏可量哉遂以復郡公郡公  
罄然俯躬曰一言質矣止矣吾尊人頗知言當為  
不佞再舉觴已

再贈吳原禮壽序

余既以邦伯吳公之請稍貌其尊君德園先生之質行為之佐觴而公之友僚鄧歐陽公閩王公遼劉公又屬余祝觴夫今之觴語我盡知之乃者既不以進今茲更操何語邪顧余素日不得睹見先生而能識先生此中定不似世人國家取人以徑士名能一經即栩栩志得耳先生悉取十三經二十一史諸子百家書研極之此何異負五石欲補蒼蒼何所將無所謂拙於用捷者邪功令惟藝是等不復程其行果非

茂裂之乃士不務走康莊而織是趨邇者益復陰陽語言熒惑視聽其究不可底先生世忠孝家子性執方德音乃發聲吉地乃蹈肫厚溫篤融浹天倫間沛然骨肉懿事可象可紀人生何幾直礪礪之光耳既不克遵儀矩肖天地之靈又借之為幻於有道者之前此有北不受寧當與同土凡今之人具曰郭林宗何時得值當其時太學三萬人師表林宗無何而窮於來蕪君竊鄙之未幾又窮於勾漏君昌言詆排之許子

將譚道謂峻者少通廣者難周如以林宗相校  
得無更廣士或濶達而不可尺幅或甚葺而守  
尋常徐穉子今安在邪以吾邇者所睹記大抵  
通在朝宁而峻在草茅先生將何從楊太尉陳  
司徒常歎太丘大位未登媿於先之先生不公  
耳何慙卿不卿耳何慙長吳閶閭公卿林立其  
誰媿先生而發歎於朝堂故先生所得私歎壽  
耳夫通者壽林宗不得之通者未或壽太丘得  
之許子將立於非通非峻之間而亦不得之故

曰多技則亦多岐無奇則亦無忌道至於無忌  
是故情竅抑絕災機竊藏有軀七尺何弗昂昂  
而苦為樊感遇聚散其誰浼我與較銖兩嗟夫  
多見其不廣矣然而寡取之世而多取之天必  
斯之繇也故曰峻者得之則先生其人邪三公  
者以茲語侑觴雖巖巖節彼哉將無嗒然內喜  
拜余言之辱

農夫人文集卷之七



書